

# 梦与非梦之间

——《盗梦空间》的叙事模式研究

刘丹丹, 李倩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4)

**摘要:**随着《盗梦空间》热映,大众对其的追捧与评论逐渐上升成一种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叙事模式研究入手,分析其引起的观影热潮,指出影片在叙事技巧上具有的革命性的开创意义。

**关键词:**《盗梦空间》;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0)09-0044-02

7月16日,在北美上映的《盗梦空间》,连续三周蝉联北美票房冠军,在观众的一片赞誉声中,《盗梦空间》已从单纯的观影热潮上升到一种文化热评的现象,不得不承认现代科技带动的电子影像技术的发展成就了科幻电影的票房地位,它使人类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虚构下的“异世界”转变为视觉盛宴成为可能,这也符合了现代观众的观影要求,人们已不满足于现实世界的局限,开始对现实之外的梦幻世界表现出向往与探问,而这类电影也折射出一种哲学问题,即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当然,迫于票房压力和观众趣味,好莱坞的大片必然会植入大量的商业视觉元素,枪战、飞车、肉搏、炫目的特技效果必不可少,然而,真正使该片成功的并不是这些华丽花哨的商业影片符号,而是该剧在影片叙事技巧上具有的革命性的开创意义。

## 1 “梦幻”的表现方式

整个影片在线性情节上是清晰简单的,即柯比与他的盗梦小组受雇窃取日本大亨齐藤的情报,任务失败反被齐藤雇用,开始了以使其商业竞争者的继承人解散其公司的新任务,这一切属于影片中的现实世界,但是为了完成这一现实层面上的任务,必须以梦幻的方式实现,这就大大增加了影片在横断面上的复杂难度,影片以四层梦境为表现的核心,现实世界只充当了故事讲述的背景,起到串联与推动情节的作用。

“梦幻式”结构的特点使影片实现了时间上的畸变,正如影片中表现的现实世界的五分钟在梦里可能成为一小时,而在深层梦境中又会成倍的增长,时间变成非限定的因素,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横断面上无限的延长,这就大大扩展了故事的叙述空间和叙述可能,同时,“梦幻式”的结构也增添了影片的审美难度,虚无缥缈的梦境呈现方式增加了叙述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的权威性,现实和梦境变得没有界限,甚至无法区分,影片中柯比与妻子迷失在自己的造梦世界里无法自拔,柯比与妻子梅尔在深层梦境中相守了50年,直至白发苍苍、皱纹满布,他们迷恋于自己创造的假象,直至老死梦中,进入迷失域,这也是梦境的最深层,此时的柯比逐渐意识到要脱离虚构的世界,

重回现实,然而梅尔早已深陷其中,不得已的柯比只有对妻子实行了一次意念植入,两人终于重返现实,然而,因为怀疑现存世界的意念在梅尔的脑中根深蒂固,致使现实生活中了梅尔又一次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去找寻现实,结果永远的死在了现实世界。

## 2 嵌套的结构模式

西方文评界对叙事嵌套结构的描述和阐释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杰拉尔·热奈特、雷蒙·凯南等。这种叙事模式最早应用于文学叙事,《一千零一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近年来,这种叙事模式越来越被电影借用并逐渐成为一种倾向,嵌套模式使影片内容能够以多层次立体方式呈现出来,特有的精密细致的情节安排,科学严谨的逻辑推理烘托出整部影片的紧张气氛,使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引人入胜。

《盗梦空间》是运用嵌套结构的经典之作,整部影片的核心,即四层梦境都采用了嵌套的模式,故事套故事形式也就是影片中的梦中梦,前一叙述层为下一叙述层提供可能,而下一层叙事的完成也决定着前一叙事的成功,情节上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每一层都是情节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承担着影片线性的情节发展,完成环与环之间的因果转变,同时也使影片的叙事节奏变得明快与紧凑。影片的第四层梦境就是为使前几层叙事成功的一个努力尝试,第三层中梅尔的意外出现,射杀目标人物费希尔,致使叙事中断,要想延续故事,柯比就必须进入下层梦境救出费希尔,使接续故事成为可能。这种嵌套结构的运用增添了故事的复杂程度,同时也拓展了故事的叙事时空,在有限的讲述中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 3 “复调”的叙述手段

“复调”最初是音乐学上的术语,后期,巴赫金提出了文学叙事上的“复调”理论,即一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多个声音”的现象。《盗梦空间》采用了“复调”的手段,其叙述功能表现在构筑现实与梦幻的复调式对话与冲击,以此来揭露人物的深层心理变化,展示和开掘人物的自我反思意识和内在情怀。

镜头在现实与梦境中不断的闪回、切换,以此来实现二者的对撞与冲击,梦境是现实的扭曲呈现,或是因为愿望,或是源于恐惧,或是心里愧疚,形成一个与现实对立的世界,梦境的随意主观、可以实现与现实的呆板客观、无法改变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构筑的复调式对话使影片在叙事上展现出一种充满矛盾的张力,增添影片的审美感受。

在影片人物上,“复调”手段主要表现在无意识的梦境和有意识的反思的对抗冲击上,柯比因对妻子的深爱与内疚,梦境中不断出现亡妻的身影,内心的挣扎与困惑折磨着柯比,使他既惧怕现实(因为现实中再也不会出现妻子)又拒绝梦境(因为明知一切都是虚构),所以在片中妻子的幻象出现后,他都要紧张的转动陀螺,这些细节展现了柯比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和激烈的思想抗争,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陷于情感漩涡的男人对现实与虚幻的无力辨识,“复调”手段展示出人物内心的情感起伏,细化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真实,耐人回味。

影片中存在的不动声色的道德评判,也体现着“复调”叙事手段,柯比从事着盗梦的工作,但通过他与父亲的对话中说出这一行为是非法的,柯比也为这一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梅尔的死亡和自己被通缉流亡国外无法归家,虽心知这是不合法的行为,但柯比却对这一行业有着研究者的热爱,而最终他为实现归家的愿望也不得不放手一搏,再次盗梦,但不可否认,这次任务有着“大团圆”的结局,柯比忆起曾与妻子在梦中已相守一生,布满皱纹的手臂下依然紧扣十指,这种苍老却动人的手势,便是镜头给

予我们的温情时刻,由此柯比走出了对亡妻的内疚的阴影,重回现实。费希尔也解开了多年来的父子情结,带着一份正面的肯定父爱的情绪开始了新的生活。

影片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陀螺是否停下,我们无从得知,有悬念才会有空间,留给观众想象与虚构,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部匪夷所思,却又让人流连忘返的佳作。

### 参考文献

[1] 里蒙一凯南著,姚瑞清等译.《叙事虚构作品》,北京:三联书店,1989.

[2] 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刘丹丹(1985-)女,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各体文学研究;李倩(1986-)女,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语文学科教学研究